

---

## 種 羊

囂張霸住天空許久的日頭，才慚紅著臉悄然引退，夜幕便一層層落下，裹黑了遠處的山、鄰近的田、和窗外連麻雀都飛得一隻不剩的偌大一片稻埕。晚風徐徐，屋前樹影款款搖曳，彷彿在無力揮著手，向辛苦，卻也熱鬧的白日告別，不情願地迎來清冷的漫漫長夜。

廣袤的平疇綠野間，稀疏錯落著幾戶人家，忽微燈火熒熒閃閃，或似蠟盡風燭幽光黯黯，照不亮四下黑壓壓的沉默。日復一日，每到這個時刻，妳總在來自古早或現代，一波波國、臺語洶洶駁雜的音波聲浪載沉載浮，在時而飛奔似箭又時而慢得好像凝滯不前的悠悠流光之中隨波逐浪，卻不知最終會漂到哪裡？

貼靠著牆的男人，依舊似笑非笑地直盯著螢光幕裡正在哭得呼天搶地的本土劇女演員不發一語。

「丫不是死胚，哪有人嚎這欸咧啦！」

擱下碗筷，滿頭銀髮的妳指著電視螢幕裡的荒誕不經喃喃笑罵。罵了兩句，頭也沒回地忽而問著：

「老ㄟ，你講對冇？」

沒有回答。妳捧起飯碗繼續邊吃邊看偶爾嘀咕個幾句，男人始終笑而無語。就這樣眼睛盯著電視，嘴裡叨叨念念，一頓飯吃吃停停地沒完沒了。一只顏色泛白的寬口青花陶碗捧上擱下，裝沒半碗米飯的碗裡就堆著一小撮蘿蔔乾、幾葉青江和一小片的鹹鴨蛋，桌上另放著小半鍋的薑絲羊肉湯早涼了，妳也毫無所覺地舀了就津津有味喝著，或根本食不知味。一入秋，風就像個頑皮小男孩似地特別好動，不時撥弄得紗門外幾盆月桂枝葉暗影幢幢。迤邐拖著一條條紋路的眼尾，餘光總好像掃見到人影，惹得妳頻頻轉頭張望，探看是誰突然回來？明知不可能，卻已是妳這些年不自覺的習慣。忽然間靈光一閃，無緣

無故丟了好幾回的要緊事條地撿進腦袋。不禁咕噥問著：

「是講老ㄟ，你咁會記得天賀仔五日節有返來無？」

是啦！無返來。清明嘛無返來。咱人過年嘛只有阿雲帶金孫返來。

想起來了？一個人擎香面對神案，反覆祈求保佑兒子一家人平安順利的畫面條地清晰浮現——

端午節那天，日頭明豔豔亮得妳幾乎睜不開眼。毗連著現居二層樓房的舊屋正廳豁然敞亮，居中而立的紅木神桌、八仙桌、以及兩張太師椅雖已顯見滄桑，卻是妳這些年精神寄託的所在。八仙供桌擺滿鮮花、四果、葷素粽子、和三牲五禮，祭品「膨湃」，香火卻不鼎盛。唯一男丁沒回來拜，一窩女兒拜的全是別人家的「公媽」，只有妳的三炷清香，氤氳著一屋子濃稠的鬱悶。久未打磨的地面，起伏著流光盪過的坎坎坷坷，好像妳渾身上下無一處平滑的紋路皺褶；牆壁斑剝裸露著坑坑疤疤的大小凹洞，更似妳那雙空洞失神的眼睛，猷滯凝對滿室殘破的冷冷清清。

虔敬的妳絮絮聒聒，神案上眾神列祖黯然靜默。好久好久，任由爭相竄出的雜沓心事伴隨著縷縷輕煙在眼前迴旋裊繞，在叨叨碎念的嘴邊糾纏不清，直到煙味嗆跑滿腹思念，燻得眼眶紅通通，忍不住的淚珠再次滾落……

「是阮不孝啦！阿母……」

電視裡的哭叫聲叫回妳遊蕩的神魂。聲聲哀怨悽慘，聽起來卻是異常不真實地刺耳。

終於想起冷凍庫那幾包肉。

「不知有壞冇？遮濟包，是摺愛分幾頓才食會了？」

妳拿出端午節冷凍至今的一袋羊肉丟進水槽，便開始煩惱著偌大一坨肉可又得吃上好久。這羊肉總吃不完，清明前買的也分成幾包，退冰後連吃好些天，好不容易煮完最後一份，卻想起還有這麼多。

「欸，」

哪怕真膩煩了，惜物愛物又省儉慣了的妳，也只能嘆氣吃下去。

妳總為這已無法勾引兒子回家的美味傷胃腸又傷腦筋。以前自家養羊，吃的全是溫體肉，慣得兒子從小挑嘴，冷凍過的肉總嫌太老。現在還是這樣。可每次和妳說好要回來，才特地轉了二班車，跟霧峰老街菜市仔底那攤最有名，以前都跟妳家買羊的肉販一買就好幾斤。幾次三番卻全進了冰箱。妳食量小不喜肉食，一個個嫁得天南地北的女兒們莫說難得回家一趟，就算有誰回來，也沒一個愛吃眾人笑稱的「肉乾」。硬塞，不又換來一句「偏心」的埋怨？

「講甲這陣死查某鬼仔喔，自細漢就一咧比一咧卡愛計較！」

想到這群女兒，一肚子無名火轟地就燒了起來。也不想就這麼一個兄弟，家族香火的延續、歷代先祖的奉祀、甚或姓氏傳承都得靠這根獨苗，肩上這副擔子多沉？就算做父母的偏愛一點也沒什麼嘛，怎就沒一個體諒些、包容些？一個個全是當媽的人了，怎麼就不懂得母親的心……喃喃唸著罵著罵到最後，妳有點兒心虛地暗暗想著。

乾擰兩聲，在灶間那管被油垢半蒙住目光的日光燈慘澹注視下，彎腰摸索著碗櫥內堆放齊整的鍋盆器具，找到了一只湯鍋後緩步走出後門，吃力按壓鏽跡斑斑的唧筒盛水。拆掉豬圈改建成二層洋房時，已牽拉了自來水管，但妳不愛那股藥水味；廚房拓建至後院時，管誰好說歹勸，就是堅持不准打掉這口地下水井。和全身骨頭一樣老朽得動輒嘎嘎亂叫的打水唧筒，一口口吃力吐出沁涼泉水；也就在唧筒的一按一放之間，源源吐出一灘灘淤塞在妳心底的，霉爛冰冷的記憶。

記憶裡，還算年輕的妳不管淘米洗菜還是刷洗衣衫被服都離不開這口井，那一群吱吱喳喳雀鳥似的女兒們也總離不開妳。經常一窩蜂團團圍著妳阿母長阿母短地爭搶著要幫忙，卻是七手八腳嘻笑吵鬧地越幫妳越忙。偶爾免不了鬧得妳動肝火，但多數時間妳不過笑罵幾句罷了。這些年不時像現在這樣一個人蹲在井邊發獃，那許多過去女兒「辦家家酒」似讓妳嫌煩嫌吵的一幕幕畫面，時不時地就接連浮現，

簇擁著妳，彷彿這個家依然熱鬧如昔。

昔日那個年頭，大家日子都苦，一大家子守著瓜分稀釋了幾代的幾分地，全賴孩子阿爸兼養著幾頭專生豬仔的母豬，才勉強有碗乾飯可吃。憶想起老伴天生就是個能幹的莊稼漢，一抹笑容不經意落進妳鬆垮垮的酒窩。同在中部平原這一片綠油油的肥沃田土耕作，家裡的收成就是比人家好；自家男人挑選、餵養的乳母豬仔一隻隻肥壯健康又能生。唯獨同樣會生養卻偏不爭氣的妳，二十來年連生了六個女兒（這還不包括沒能留住也不知是男是女的），不但生發出庄子裡從沒間斷過的風言閒語，更蔓生出婆婆叫喚妳時一胎大過一胎的，匿藏在左砍右削話語之中的滿腹怨火。二代單傳的男人不曾有過隻字片語，依舊夜夜埋頭苦幹不肯放棄，直拼到連老大都大腹便便，才總算生下天賀這寶貝似的種苗。想趁勝追擊破解莫名幾代單傳咒詛的老伴再接再厲，隔年卻為這個家湊足了七仙女。終於，早該「不惑」和已過了「一枝花」年紀的夫妻倆，已沒壓力、動力，更沒氣力再生了。

汲水洗過鍋子，妳便起身轉回灶間，取出一袋早分裝好的湯底，連同那包肉一塊放進裝了些許清水的小鐵鍋。明天早上煮碗當歸羊肉來喝吧，那可是天賀的最愛。妳心想著。收拾妥當，才走回客廳繼續未完的晚餐和連續劇，卻是心不在焉。胡亂扒了幾口飯，聽著電視裡越嚎越誇張的哭喊聲，頓時更加神煩意亂的妳，心彷彿連著羊肉一起擱進鍋子裡退冰，隨著消逝的流光慢慢融化，化成往事點點滴滴淌進近來已少波瀾的腦海，涓滴成河，成滾滾潮浪奔騰翻湧。

「阿霞仔，這碗當歸羊肉趁燒緊食！」

幾十年都過去了，妳還忘不了生了七胎囡仔，才第一次嚐到婆婆親手為妳煮的「月內補」時的那份悸動。不記得湯的滋味了，卻如何也忘不了當時分不清是驚喜還是心酸的淚珠滴進湯碗，耳邊卻迴響著婆婆掩不住的笑聲；才抬起頭，朦朧視野裡的男人，更是咧著嘴笑到合不攏。彼時才恍然明白，如釋重負的，不只有妳。

「總算皇天保庇，祖公仔有靈赦！」這番話，不知默念過多少回。生完天賀還在做月子，沒多久，大女兒也當了母親。頭胎就是個男嬰。親家母和女婿特定送來油飯和麻油雞酒時，躺在床上休養的妳（其實是不好意思見客），隱隱聽見婆婆歡聲笑語間突如其來的感慨：「認真講來，阮阿霞嘛是乎人足感心啦……攏這咧歲數啊還不願認命放棄……現此時嘛算是對祖先有交代啊……」

想到和女兒同做月子的「見笑代」，雙頰沉睡已久的羞紅，驀地花一般綻放。下意識地又扒吃了幾口，往事混雜著飯菜和不斷咀嚼的團團心事，一口口全又囫圇嚥進肚子。

終於盼到有孫「捧斗」的婆婆卻等不及金孫長大。熱心助人幾乎不曾與人齟齬口角過的婆婆，可是鄉里間出了名年高德劭的大好人，只因外人難以窺見婆婆深不可測的內心。妳卻深知稟性良善的婆婆，對於「不孝有三，無後為大」這句俗諺異於常人執拗的另一面。剛生老四沒多久吧？焦急難過的婆婆也不知聽了誰指點，大老遠請來一位有道法師門前屋後連豬圈也沒遺漏地巡看許久，才鐵口斷言：

「恁這間厝的陰煞太重，查逋囚仔會卡歹養飼喔！」

適逢那年豬價大跌，無法棄一屋子女人不顧的婆婆毅然拋棄養活一家人多少年的乳母豬仔，跟上了養豬農戶一窩蜂追隨糖廠的腳步，闢了竹籬外那片原本種植自家食用青菜的小園圃，開始飼養肉用公羊（儘管市場主流偏愛肉質較軟嫩的母羊，婆婆仍堅持只養公的。）

雖說肉用公羊只有九個月到一歲的「夭壽」，闖割過的也沒機會留種，到底比生生不息的母豬陽氣旺盛些吧？家裡公羊越養越多越養越好，養到相當規模也成了鎮裡羊肉攤販爭相訂購的幾年之後，總算應驗了師公仔的讖語。苦幹能幹的老伴和妳，終於生養出天賀這一隻能為這個家傳宗接代，名副其實的「種羊」。

日子越過越寬鬆又喜獲麟兒的那時候，婆婆和夫妻倆可都是真心相信有了指望的未來，必然無限美好。

妳不禁轉頭望了望牆上一眼，婆婆正似笑非笑地回望著妳。

到底誰卡歹命？或者該說，誰卡好命？妳經常納悶著。不像妳，乳母豬仔似地一胎生過一胎，婆婆只生下男人一個囡仔，還未滿周歲就守了寡。曾耳聞不少鄰里間當年關於婆婆的竊竊私語——

「彼對目矚生得太水，鐵掃帚命啦！」、「阿木仔勇甲親像牛勒，哪會無緣無故就得到肺癆？一定是乎伊剋死ㄟ！」、「是講嘛真可憐，才二十外歲，後面的日子還彼呢長！」……

剛嫁過來的時候初聽見這些有的沒的，妳還真難想像那是怎樣的漫漫年月？婆婆當時也不過四十出頭，依然手腳麻利地做著多年賴以維生的「鴨賞」副業。說是親戚引介，從鎮上一位「宜蘭媳婦」那裡學來的手藝。相準的，就是中臺灣養鴨人家不少，懂這項加工吃食的卻寥寥無幾。肩頭不但扛起一家重擔日日揮汗耙開貧窮的田土，日頭落山放下農具，連飯都來不及吃，就趕忙踩著腳踏車到鎮裡當學徒，從拔鴨毛、剝鴨皮、挖內臟一步步學起。將一根根鴨毛夾帶著一絲絲青春年華連根拔起；剖挖鴨內臟好似掏空新嫁娘本該甜甜蜜蜜的綺思柔腸；白嫩十指使盡氣力掰開現實的強韌，將單薄身子骨猶如一片片竹篾撐開鴨子似地撐起這個家……鹹鹹汗水淚水醃漬、長長年月風吹日曬的鴨賞，那份鹹鹹甜甜又沾惹些許微苦的焦硬乾澀，伴隨著時光慢慢渲開像宣紙上醞染的水墨——就好像婆婆為這個家付出的點點滴滴，已漫溢過流言蜚語框架的輪廓，在妳的心中自成另外一幅光澤熠熠，經年不減的動人畫面。

這些苦，還好沒吃過。彼時的暗自慶幸，現在想來卻變得諷刺。至少，婆婆一輩子從沒跟相依為命的獨子分開過。而妳自己呢？男人一直對妳疼愛關護有加，生活再艱苦，生孩子再辛苦，一屋子女娃的吵吵鬧鬧，鬧得不時手忙腳亂焦頭爛額的困窘時光，回想起來，全是滿滿的，平凡的幸福。婆婆也豔羨不已吧？

可如今？欸，有一得必有一失。妳也只能如此想著。

一頓飯總算吃完了。

妳伸長筷子在碗裡「鏘鏘鏘」地撥掃飯粒、蛋屑和蘿蔔乾碎末，一一揀食乾淨，然後端起小湯鍋，連湯帶肉稀哩呼嚕地囫圇個精光。隨手抽了張面紙揩揩嘴，吸了吸滴濺桌上的湯汁，將餐具堆疊一落，正待起身收進灶間水槽，卻忍不住又轉頭望了望門口一眼。幢幢黑影依舊鬼魅般在妳眼裡、心口躍躍起伏著希望與失望的情緒；夜風陣陣吹掠過門外稻埕上的碎糠、砂粒和落葉沙沙作響的聲音，彷彿一聲聲縈迴耳畔的吟吟笑語，笑妳別再痴心妄想。

「誰講ㄟ？囡仔幾時欲返來，哪有一定？」心底那一縷早已氣若遊絲的聲音，仍頑抗著不肯離去。

才退伍吧？剛離開身邊，在清水某機械工廠學黑手的那段時間，天賀還經常給妳打電話，不時嚷著要回家。好幾回就像今晚這般樹搖影晃間，天賀就「摸壁鬼」似地出現在妳既驚更喜的眼前。那時候啊，下意識摸了摸皺巴巴的脖頸，彷彿，還留著當時的溫暖與感動。早就高出好幾個頭，卻總愛彎屈著身子兜攬住妳，叨叨數說分開才幾天的瑣言碎語。比妳還「雜念」呢！乾癟的嘴唇不自覺上揚，卻繼而想到熟悉了大城市的新環境之後，心痴心純的天賀，素來喜當老大的阿哥脾性，加上有妳源源供應的閒錢，漸漸地招惹來一票狐群狗黨，然後酒、賭、嫖一樣樣像是廠裡頭一顆緊咬住另一顆的齒輪一般，把好好一個純樸的鄉下小孩捲咬進難以自拔的，墮落的輪迴……

「攏嘛你啦！」

轉過佝僂身軀，抬頭怨對地瞪了牆上男人一眼。無法釋懷的妳，又暗自埋怨。不過是夫妻倆已經無力、也無人願意耕作的幾分薄田，當初若肯變賣了給兒子和鄰居阿木合做成衣批發生意，而不是儘說些年輕人要有一技之長什麼地數落老半天，硬生生逼著離鄉背井到外地學手藝、做黑手，囡仔怎會落進都市這只燈紅酒綠的大染缸？乖巧的心肝寶貝會一下子就學壞？

至少，總還能把天賀在身邊吧？

結果呢？還不是得賣地還債。

之後這許多年，門外愈長愈高愈密的月桂樹，枝葉依仍夜夜隨風影影綽綽，卻再見不到兒子如從前般讓妳喜出望外地忽然現身。賣地還清賭債後，發誓痛改前非的短暫時日裡，至少，逢年過節還會回來。好不容易盼到要成親了，幾個姐姐不但湊了筆錢拆掉豬圈改建樓房，還四處請託張羅，為老母「惜命命」的這塊心頭肉，在鎮農會謀了個技工的鐵飯碗。想的，也就盼著兄弟能隨侍身邊奉養雙親。才多久？不顧眾人反對，不管老父氣到臥病、姐妹們好說歹勸甚至破口大罵，也阻擋不了天賀硬拖著才小產的媳婦阿雲，頭也不回地闖進臺北那座麗影婆娑姹紫嫣紅更繽紛更叫人眼花撩亂，迷宮似的花花城市……

妳努力想著，到底多久沒見到兒子了呀？

汲水刷洗碗盤，從井底湧出的汨汨水流，沖不走妳愈想愈鬱結的愁悶。忙亂完才走回廳裡，忽又起身蹣跚進廚房，找了個鍋蓋蓋住忘了蓋上的鐵鍋，以防止肉塊被神出鬼沒的「尖嘴仔」偷咬幾口。妳不甘不願不肯，卻不得不承認自己真就像那包冰太久的羊肉一樣，老了。老是獸站在打開的電冰箱或櫥櫃門前發愣；找不著這個尋不到那樣；每每拿起話筒卻忘了要打給誰；或明明有很重要的事要交代，電話裡怎麼就是記想不起來……記憶的流光，似乎在妳腦海逆流。越近的事往往被沖刷得越遠，越久遠的陳年往事，尤其是關於兒子的，那許多歲月煎熬出的黏膩膩沾粘著妳生命的一點一滴，反倒經常倏地就湧至面前，如潮似浪，將妳捲進時光長河，緬懷，沉溺，或者淹沒。

好一會兒，妳才又坐回電視機前。一串串孩童的咕咕笑語，把妳陷溺在回憶洪流的神魂強拉了回來。節目廣告裡，幾個四、五歲大的小孩圍繞著一位銀髮老嫗鑽來跑去，滿滿歡樂承載不下似地笑得婦人合不攏嘴。看得出了神的妳，眼前霎時亮晃晃一片空白，童稚天真的天賀忽地就從蒼白的記憶深處跑了過來，一邊跑一邊嚷嚷著：



「阿母，等等我！妳不要跑那麼快嘛，阿母！」

螢幕的影像妳視若無睹，明亮亮的眼前，又一次重播著天賀從小到大的的一幕幕——拉著褲腳阿母長阿母短地跟進跟出；一跌跤就賴在地上哭得稀里嘩啦伸著小手要妳抱的可憐模樣；跟屁蟲似地跟著老伴在羊圈裡跑來跳去捉弄羊隻鬧得不可開交的淘氣任性；每每看見飯桌那鍋羊肉湯便手舞足蹈饑涎欲滴的「餓死鬼」畫面……畫面裡的天賀卻像田裡的稻仔般不停抽長，還沒瞧仔細，轉眼已經長得比妳還高；高得眼裡瞧不見妳更高到這片筒鳥仔自由翱翔、花海稻浪隨風翻滾的廣袤平原和這個家再容不下身。說什麼要闖出沒有土味沒有羊騷味的一片天，就決然丟下為了娶媳婦特地花大錢改建的空蕩蕩新厝，寧可在臺北賃居豬圈般大的套房；丟下年邁雙親守著愈見灰濛濛的天空、落寞清冷的家、和矢言衣錦還鄉的信誓旦旦。

泛黃的畫面反覆在妳日益空曠的腦裡心底凌亂播演。流光如刀，早已將往事切割成七零八落的片段，驚鴻一瞥的，盡是破碎、失真、拼湊不攏的浮光掠影。幸而還有這舊日時光殘留的絲絲縷縷，才勉強交織成一張網，緊裹住漸漸失散如風中輕煙的記憶，和情感。

連續劇片尾曲哀怨的旋律勾回發獸的妳。關掉電視，剩下孤伶伶一盞蒼白的室內頓時黯然失色。客廳燈泡早壞了好幾顆，一直未央請鄰居幫忙更換。好像這些年的生活一樣，將就慣了。妳取了條抹布，彎著身想擦乾淨昏暗燈光下總覺得髒髒的桌面。隨口喃喃問著：

「老ㄟ，你講天賀中秋咁會返來？」

不待回答，低著頭繼續使勁擦抹。客廳這張桌子已成了妳生活的重心，一日三餐折衣服揀菜翻看照片或賣場DM全在這兒，只為圖有電視機裡的各種聲音相伴。置身五花八門的熱鬧節目之間，日子越過越像是這個小村，時髦流行的旋風、政治紛擾的口水、甚或島嶼沸沸揚揚的觀光熱潮，眾聲喧嘩，卻與妳、與村落無關。好似不可或缺的聲音，其實只是默默演出的獨角戲舞臺上，烘托風燭殘年劇情氛圍的

鑼鼓點罷了；渴盼聽見的噓寒問暖，終究是默劇不可能出現的對白。

順手擦了擦沙發和小茶几，妳瞥見電話旁的老舊記事本。皺巴巴紙張一頁頁密密麻麻的歪扭字跡，全是妳害怕腦筋綑綁不住才一筆筆刻下的，孩子們的聲音——

「媽，妳嘛甲阮出去行行看看ㄟ，好冇？」

小女婿要招待妳出國遊玩的邀約（既不想讓人破費更不想老人家壞了年輕人的遊興而被妳婉謝）；

「阿母，錢甲妳匯啊，有閒會記ㄟ去刷簿仔！」

老大和幾個妹妹或多或少每個月寄零用給妳的電話確認（是喔，天賀好親像足久沒寄錢返來啊！）；

老五請妳到苗栗幫忙做月子；

二女婿問妳有沒有收到從日本幫妳帶回來的電毯（呵呵，阮這咧憨囡婿，臺中哪會寒甲愛用電毯啦？）；

老三匯了錢，要妳幫忙買幾份霧峰街仔的「老牌羊肉爐」（啊，買的時陣愛會記得甲天賀嘛買一些，阮彼咧金孫嘛足愛食！）；

老四打來問妳有沒有收到雞精？還有這個請妳上臺北、那個邀妳去高雄……全都是女兒的瑣碎雜事。妳戴上老花眼鏡仔細翻看，間或潦草幾筆關於天賀的，卻全是諸如「阿母，我欲出差去大陸，若有閒會卡乎妳！」、「阿母，我公司（或厝內）臨時有代誌，清明（或端午或妳生日甚或農曆年……）袂凍返去。」之類讓妳當時無言回應之後傷心許久的話語。頹然闔上本子，長吁了口氣，才念叨著：

「這陣應該是在上海吧？聽講彼咧所在一入秋就變足冷，也不知有多帶兩件卡厚的裳冇？」

想到兒子這幾年工作、生活總算安定些，落寞面容才勉強浮現的一抹淺笑，隨即就被接踵而至的忡忡憂心掩蓋。不僅擔心離鄉背井的兒子是否吃得飽穿得暖，媳婦阿雲過年回來時，私底下哭得一把鼻涕眼淚的泣訴，更聽得妳膽顫心驚。

「阿母，天賀在大陸有查某！」

「袂啦！天賀不是這款人啦……伊是我生的我咁會不知？嚟聽別人黑白講。」想都不想妳就拍胸脯幫兒子打包票。誰知阿雲接著說：

「無采我一向攏彼相信伊……才不是聽別人講ㄟ，」抽抽噎噎的阿雲忽而低吼著：

「是彼咧上海婆仔卡電話來厝ㄟ，講欲找天賀。聽我問伊是誰，煞顛倒甲我洗面ㄟ，竟然問我是不是天賀講欲離緣的彼咧黃臉婆？實在有夠袂見笑……阿母，妳講欲按怎才好啦……」

阿雲哭哭啼啼的一席話，聽得妳又氣又緊張。阿雲雖因天賀事後賭咒嚴詞否認而暫時心軟觀望，大半年過去了也未再聽聞有何動靜，想來兒子已經分說清楚了吧？但知曉自己兒子素來「咒咀免貼郵票」個性的妳，對這樁外遇卻是深信不疑。氣忿之餘，最讓妳緊張的還是萬一夫妻倆離了婚，四代單傳的金孫土嘉肯定會被阿雲帶走。到時候可怎麼辦才好？心裡頭免不了又對媳婦一陣嘀咕，年紀輕輕的為什麼就不生了？每每想到這層隱憂，妳便一夜不得好眠。輾轉反側之時，竟不只一次暗暗冀望著：

「欸，彼咧大陸婆仔若有才調甲阮天賀生一咧查逋囡仔，其他的問題就卡好解決囉！」

……想著，想著，依然一籌莫展的妳巡完門戶，關熄了燈，緩步蹣進臥室。進房一開燈，便又看見梳妝臺那面偌大木框鏡子裡，男人懸在牆上凝視的笑容。

「笑？你規工就甘哪會曉憨憨仔笑，攏不知阮心內有外煩？」

沒好聲氣地念了兩句。床頭電話忽而鈴鈴作響，嚇了妳一大跳。

「阿霞姐仔，是我阿桃啦！」原來是晨運同一團做「保健操」的伙伴，就住在隔壁村的一戶果農，平時卻罕有連繫。別看這阿桃小小個頭，嗓門可是奇大無比：

「歹勢喔，遮晚擱甲妳擾吵。」

「無啦，哪有？」回過神，妳接著問：「不知有何貴事喔？」

「嘛無啥咪代誌啦！」妳把聽筒稍稍挪開耳邊，聲音依舊洪亮：「是講中秋節欲到啊，咱團內面那些鬥陣做操的姐妹仔，參商欲作伙買一簍柚仔送乎老師……」

是喔，才想起阿桃家裡就是種柚子的。妳連忙接口：

「好啊，好啊！嘛算我一份！」電話那頭頻頻應好，又問說：

「順霎問看妳厝內面有愛買柚仔拜拜還是送禮冇？今年阮兜的柚仔大出，甜摺有湯……」緩了口氣，阿桃緊接著又說：

「一通電話隨甲妳送去。放心，一定會叫阮頭仔算妳卡俗啦！」

掛上電話，又有事可做的妳突感興奮莫名。忙坐到床沿，收拾著散落滿床的照片，邊整理邊又細細看了看兒子和金孫從小到大一張張轉變的，變得妳越看越生分的容顏。耽擱好一陣子，才將七零八落的相本歸疊整齊，堆在床邊。轉身坐到梳妝臺前，忙找出筆和紙，煞有介事地開列清單。頭頂被塵灰半蒙住目光的日光燈，強睜亮朦朧眼眸睜睜瞧著頓時奕奕抖擻的身影；夜風也不時鑽進窗來，在耳畔提醒著還有哪個女兒可別忘了。趴伏檯面許久，妳才驀地仰起身，怔怔盯著鏡子裡笑吟吟的男人，喃喃問著：

「查某囡仔的柚仔我攏按算好啊，照人頭一人一粒。到時陣才叫阿桃仔直接用寄ㄟ，你講好冇？」靜默了好一會兒，才又嘆著氣說：

「到這陣連一通電話嘛無，咁會像去年同款，連阿雲甲咱的金孫嘛不返來？欸，老ㄟ，我看天賀的柚仔甲月餅先嚟訂，囡仔若有返來才來去現買，你看好冇？」

默默看著男人這些年從無異議的笑容，許久，妳才下定決心似地點了點頭。收拾紙筆時，目光忽就停落壓在桌檯透明壓克力墊底下的那張黑白老照片。照片中，五、六歲的天賀正追著家裡養的一頭公羊跑向鏡頭。張臂咧嘴笑呵呵的模樣，霎時間彷彿又從蒼白的記憶深處跑了過來，一邊跑一邊嚷嚷著：

「阿母，等等我！妳不要跑那麼快嘛，阿母……」

